

一個流放地的考察——論清初東北寧 古塔的史地建構

王學玲*

〔摘要〕

本文以清初東北流放地——寧古塔為考察。重要論點有四，首先，通過擅長且嫻熟的文字描繪（word-painting），文士嘗試陳述自己的實地勘察，梳理出寧古塔地名由來、風土特產的歷史同時，獨一無二的地方意義遂被建構。其次，不僅是自然山水景觀，曾經擁有璀璨歷史的人力遺跡，易能賦與崇高的價值象徵，展現區域之獨特性。於是已為廢墟的東京城，在費心的探勘、繪製，終而展露片斷而稍有輪廓的文本風貌，成為寧古塔重要的人文景緻之一。再次，許多荒涼景觀迎接人們的流連造訪。在遊賞過程中，文士以知音之姿，為同樣從無人知的域外景點找到專屬命稱。潑泉、洞山、放雉等看似客觀題詠，實則隱藏書寫者當下的生命圖像，提供獨特自我身份的展示舞臺。其結果，不但創造寧古塔的地方歷史與經驗，書寫文本地景的文士自身也變成寧古塔的独特景緻，以其殊異的生命經歷及對史地的發明、展示，提高了邊陲荒地的文化稱譽，也造就自我銘刻後世的立言聲名。

關鍵詞：清初、流放、東北、寧古塔、史地建構

* 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收稿日期：2007年9月17日，審查通過日期：2007年11月18日

責任編輯：廖宏昌教授

一、引言：流放文士與東北方志

中國向來注重地志，由官方主持的方志撰修，唐、宋以來漸成趨勢而為常態制度。清初滿人雖以異族之姿入主中原，仍然承此悠久傳統，順治 18 年（1661）詔令河南巡撫賈漢復（1605-1677）督修方志，揭開清代地方修志序幕。東北區域，不僅首次出現在大一統的地輿版圖，更為帝國的龍興聖地，清廷對其方志編纂之重視可想而知，約莫於康熙 20 年（1681）前後 10 年間，共修纂《鐵嶺縣志》、《開原縣志》、《盛京通志》等十餘部官修史志。¹此前雖有渤海、遼、金等朝更迭，乃至女真興起，統一各部，中原文士對這塊遙遠的塞外邊荒認識不多，相關之書寫自然少。大多是個人單篇的零星創作，²極少像洪皓因特殊流徙經歷，寫下專著《松漠紀聞》。³隨著志書逐一撰成，邊疆東北鮮為人知的歷史沿革、山川地理、民族風貌方擁有較為完整的文字記錄。東北修志的重要成果，學者大多肯定清初流放東北文士的參與貢獻。⁴比方康熙 16 年（1677）由鐵嶺知縣賈弘文（生卒年不詳）主持的兩卷本《鐵嶺縣志》乃清代東北率先修成的地方志書，纂輯董國祥（生卒年不詳），搜採孫梗（生卒年不詳）、羅繼謨（生卒年不詳），校正邢為樞（生卒年不詳）、左暉生（生卒年不詳）、左昕生（生卒年不詳）等人都是

¹ 清初東北修志情形，詳參張玉興：〈清初東北修志論述〉，張玉興：《明清史探索》（瀋陽：遼海出版社，2004 年），頁 540-553。

² 如王褒〈高句麗〉、王健〈遼東行〉、〈渡遼水〉、李白〈高句麗〉、蘇轍〈奉使契丹二十八首〉、〈木葉山〉、趙秉文〈長白山行〉、陳循〈鐵嶺八景〉、程啟充〈游千山記〉等。清之前東北文學發展，詳見馬福清：《東北文學史》（洛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2 年）。

³ 南宋建炎 3 年（1129），洪皓上書諫勿遷兵建康，高宗召見，擢升大金通問使，假禮部尚書，出使北方，遭挾流放冷山十餘年。《松漠紀聞》乃洪皓據流徙見聞追述而成，因私史之禁，直到其去世第二年，長子洪適方校刊鏤版。洪皓事見脫脫：《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冊 33，卷 373〈洪皓傳〉，頁 11557-11562。洪皓：《松漠紀聞》，《叢書集成續編·史地類》（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 年），冊 276。

⁴ 張玉興：「在這次修志過程中，文士特別是流人文士起了突出的作用。」〈清初東北修志論述〉，同註 1，頁 540。「方志與筆記之盛，與詩歌創作的繁榮，是清前期東北地區文化發展中最突出、最重要的兩大成果。與詩壇的情況相似，在部分方志、筆記的撰述上，一些文化流人也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佟冬主編、叢佩遠著：《中國東北史》第 4 卷（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 年），頁 1733。

流放東北的文士。⁵又如康熙 19 年（1680）因事被逮下獄，21 年（1682）詔令免死，流放奉天的陳夢雷（1650-1741）「一到戍所便立即被正在主持編修《盛京通志》的奉天府尹高爾位（1625-1701）所激賞敬重，……他整齊了全書的體例，定出序言、凡例及各分志的小序。這樣不到兩年功夫，《盛京通志》告竣」，⁶「又審訂了《海城縣志》、《承德縣志》、《蓋平縣志》等志書，貢獻顯著。」⁷

流放文士的貢獻不只於此，其所創作的詩歌、雜記，不僅被錄入藝文志，且為特重徵實核查的方志第一手資料來源。以東北寧古塔為例，光緒年間，纂刻成書的《吉林通志》，「輿地風俗」條下，引用了方拱乾（1596-1666）《絕域紀略》、吳振臣（1664-?）《甯寧古塔紀略》、楊賓（1650-1720）《柳邊紀略》等敘述。⁸民國修纂之《寧安縣志》依然多處採諸人說法介紹「甯安縣城市圖」、「疆域沿革」。⁹所以如此，可從流放文士兼具史地辨證與山水描寫的游記特色窺見一二。亦即「繼承了《山海經》、《水經注》、《松漠紀聞》、《讀史方輿紀要》等歷史地理專著的體例、風格。」¹⁰以歷史溯源的方式，將考證化為敘述本身，穿插於寫景、抒情、說理之中，形式結構近於地方志。《寧古塔山水記》、《絕域紀略》（又名《寧古塔志》）、《寧古塔紀略》、《柳邊紀略》等，不僅書名題稱、分卷體例近乎地志，頗似梅新林、俞樟華所稱「學人游記」創作中的輿地類游記。

⁵ 董國祥乃明末進士，入清官至吏部侍郎，順治 16 年（1659）因事流放盛京尚陽堡。左瞻生、左昕生皆為左懋泰之子，順治 6 年（1677）隨父流放至鐵嶺。賈弘文修、李廷榮補輯：《鐵嶺縣志》，《遼海叢書》（瀋陽：遼瀋書社，1985 年），冊 2，頁 764。

⁶ 張玉興：〈清初東北修志論述〉，同註 1，頁 543。

⁷ 丁海斌、時義：《清代陪都盛京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 年），頁 213。

⁸ 長順等修，李桂林、顧雲纂：《吉林通志》，影印清光緒十七年（1891）刻本《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年），冊 647，卷 115，卷 27，頁 17-27（總頁 502-507）。

⁹ 「按甯安城市古無圖也，……據《寧古塔紀略》云……」、「甯古塔城當即所謂甯古塔路也。然據方拱乾《絕域紀略》云，相傳當年曾有六人坐阜，……楊賓《柳邊紀略》云，甯古塔之名，不知始於何時。……又據吳振臣《寧古塔紀略》云，……」王世選修，敏文昭纂：《寧安縣志》，《中國方志叢書·東北地方》（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 年），卷 1，頁 39、105。其餘如城池、古蹟、風俗亦多引用之，如卷 3，頁 172、558、833-844。

¹⁰ 彭敦主編、韓明安等著：《黑龍江文學通史》（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02 年），卷 1，頁 144。

¹¹且作者實地踏查、訪詢，考諸圖籍，承繼東北地志的書寫企圖頗為顯著，¹²《續修四庫全書》是以收入「史部·地理類」。¹³對文獻闕如的清初修志者來說，自是值得參考的難得資料。而流徙文士之描述，經過官修志書的認可，傳播，對於後人理解清初東北即具有舉足輕重的開創影響。筆者曾經考察清初遣戍文士，以主動積極的書寫態度，介入原本無名的域外東北，從而扭轉自己與荒地定無所逃的棄絕命運。¹⁴對於寧古塔的歷史溯源、地理建構，礙於篇幅所限論述較為粗疏。這塊原本陌生、片斷的域外無名之地，如何被勾勒出清楚圖像，成為流傳後世的恒久文本資產，頗值進一步細究。

本文所指東北流放文士，又有「流人」稱呼。率先對之進行考察的謝國楨指出，「清廷把無辜的江南和河北人民，硬是加上罪名，拓荒流徙到東北去，繼之山東逃難的老百姓，和流亡的商人都跑到關外去。」¹⁵廣義而言，東北流人之「人」應該涵括自願與非自願，因各種因素遷入東北的「人民」，有士人，也有百姓。孟浩然〈洛中訪袁拾遺不遇詩〉：「洛陽訪才子，江嶺作流人。」¹⁶與漢桓寬《鹽鐵論·執務》：「賦斂省而農不失時，則百姓足，而流人歸其田里。」¹⁷代表對「流人」身分的不同看法。狹義來看，為更精準區分流放士人與流亡百姓之異，約定成俗的慣語，乃將前者稱為「流人」，後者視作「流民」。比方《中國流民》、

¹¹ 梅新林、俞樟華：《中國游記文學史》（北京：學林出版社，2004年），頁330-338。

¹² 如潘耒（1646-1708）：《柳邊紀略序》：「本朝復肇基其地，疆理規畫之制寔詳。然記載疎略，志乘缺如。邇來流人遷客，頗多文士，往往能言其山川俗。然未有考古證今，著成一書者，以地荒民樸，無徵故也。楊子……省親出塞，所過巖疆要地，必停驂周覽，從老校退卒，詢訪墜聞逸事，歸而考諸圖籍，參之見聞，為《柳邊紀略》五卷。」楊賓，《柳邊紀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清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冊731，序3a-3b（總頁227-228）。

¹³ 《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收有張縉彥《寧古塔山水記》、吳振臣《寧古塔紀略》、楊賓《柳邊紀略》等三部作品。

¹⁴ 拙著：〈是地即成土：清初流放東北文士之「絕域」紀游〉，《漢學研究》，第24卷第2期（2006年12月），頁255-288。

¹⁵ 謝國楨：《清初流人開發東北史》（臺北：臺灣開明書局，1968年），頁2。

¹⁶ 孟浩然著、佟培基箋注：《孟浩然詩集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412。

¹⁷ 桓寬著、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頁456。

《流民史》、《流民史話》都是針對一般百姓流亡、遷移問題進行討論。¹⁸而從謝國楨專章考證「僧函可謫戍瀋陽」、「順治丁酉科場獄案與吳兆騫、孫暘等之流徙」、「浙中通海案遣戍諸人」、「龍眠方氏舉家遷徙及《南山獄案》」，所謂「流人」當為「清初士大夫，流徙遼左」。¹⁹同樣地，張玉興選注清代東北流人詩，挑定的是「清朝前期被流放到東北的文人學者」。²⁰李興盛研究東北流人史，清代部分亦是專論遣戍制度下被流徙的文人墨客。²¹本文所謂之流放東北文士，同於狹義「流人」指稱，也就是留有文字記錄的士子文人。

清初流徙寧古塔的文士不少，大都來自關內各地，尤以漢人居多。²²除了上述遊記專著，尚有不少詩文集和近人選輯的作品，²³皆為本文主要取材。重要論點有四，首先，通過擅長且嫻熟的文字描繪（word-painting），文士嘗試陳述自己的實地勘察，梳理出寧古塔地名由來、風土特產的歷史同時，獨一無二的地方意義遂被建構。其次，不僅是自然山水景觀，曾經擁有璀璨歷史的人力遺跡，更能賦與崇高的價值象徵，宣示其區域獨特性。於是已為廢墟的東京城，在文士的費心探勘與繪製，逐漸呈現其清晰的文本圖景，同時也凝聚為寧古塔一股人文力量。再次，經過明末 30 餘年的爭戰摧殘與原本地處邊陲的地理限制，荒涼的東北山水景觀迎接人們的流連造訪。在遊賞過程中，文士以知音之姿，為同樣從無人知的域外景點找到專屬命稱，說明了清初寧古塔正進行一場主觀詮釋的創造活動。潑

¹⁸ 王學太：《中國流民》（香港：中華書局，1992年）。陶德陽：《流民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11月）、池子華：《流民史話》（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

¹⁹ 謝國楨，同註15，頁7。

²⁰ 張玉興選注：《清代東北流人詩選注》（瀋陽：瀋陽書社，1988年），頁11。

²¹ 李興盛：《東北流人史》（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²² 清初流放東北亦有少數滿族人士，如順治年間與康熙初的派系鬥爭，失勢者多被遣戍東北。「順治5年（1648），二等昂邦章京索尼被貝子屯齊許為謀立肅親王豪格，而被安置昭陵。……康熙3年（1664）內大臣飛揚古，由於與輔政大黨拜有隙，而被誣處死，其子色黑遣戍寧古塔。」李興盛：《東北流人史》，同上註，頁119。

²³ 相關詩文集，如方拱乾《何陋居集》、方孝標《光啟堂文集》、《鈍齋詩集》、吳兆騫《秋笳集》、祁班孫《紫芝軒逸稿》、張貴《白雲集》等。近人選編有張玉興選注，同註20、龍吟詩社編：《黑龍江歷代詩詞選》（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李興盛主編：《黑龍江歷代流寓人士山水勝迹詩選》（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泉、洞山、放雉等看似客觀題詠，實則隱藏書寫者當下的生命圖像，提供獨特自我身份的展示舞臺。其結果，不但創造寧古塔的地方歷史與經驗，流放文士自身亦成一道風景，連同其書寫，成爲文化資產的組成部分，持續創造並生產自身與東北寧古塔的傳世價值。本爲無名之寧古景觀，由於書寫者的塑造遂以進入有名的符號象徵系統，享有傳世的人文聲望。此生命景觀與地景圖像彼此詮釋的創造性活動，向爲筆者關注，亦是本文撰寫之意旨所在。

二、創造地方意義——命名·歷史與聖物

雖然四〇年代謝國楨已有專論，清初文士流放東北現象並沒有引起過多關注。²⁴直至晚近區域性（regional personality）觀念盛行，區域研究受到重視，相關東北之社會、文化、文學等論述亦漸次開展，²⁵其中包括記述其歷史、景觀的地誌書寫（topography writing）。清初遣戍寧古塔文士及其子弟以實地見聞勘探，細述東北風貌的史地著述，展現一種地方書寫（the writing of a place）特色。在描繪地方景觀的同時，也建構其歷史人文風貌，甚至帶出了認同空間的地方感（the sense of place）。對其而言，游觀山水以滌蕩流徙愁懷本爲羈旅傳統，有別中原的風物又極易啓動新奇想像。尤其「寧古塔」之名與當地景觀關係密切，何以如此命名及其命名由來引起文士注意，進而展開寧古塔歷史沿革的追索：

寧古塔，不知何方輿，歷代不知何所屬。數千里內外，無寸碣可稽，無故老可問。

相傳當年曾有六人坐于阜，滿呼六為寧公，坐為特，故曰寧公特，一訛為

²⁴ 1947年謝國楨編著《清初流人開發東北史》，並於次年由上海開明書店印行。此書後更名《清初東北流人考》，收入謝國楨：《明末清初的學風》（上海：上海書店，2004年），頁96-170。

²⁵ 起步較早並多貢獻的首推大陸學者李興盛，其《中國流人史》、《詩人吳兆騫系列（1-3）》（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流寓文化中黑龍江山水名勝與軼聞遺事》（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皆為研究東北流放文士之重要論著。其他如馬福清：《東北文學史》、張玉興：《清代東北流人詩選注》、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都值得參考。

寧公臺，再訛為寧古塔矣。固無臺無塔也，惟一阜如陂陀，不足登。²⁶
寧古塔之名，不知始於何時。寧古者，漢言六，塔者，漢言個。相傳有老者生六子，遂以之名其地。²⁷
寧古在大漠之東，……乃金阿骨打起兵之處，雖以塔名，實無塔。相傳昔有兄弟六個各占一方，滿洲稱六為寧古，個為塔，其言寧古塔，猶華言六個也。²⁸
寧公，華言六也。相傳上古兄弟六人居此臺，故名。或曰寧古塔，公、古，臺、塔，土音同也。²⁹
寧古塔者，名其地也。其山則曰臺，塔與臺音相近也。或以山形如臺，故名。³⁰

清代寧古塔南自和龍峪（今和龍縣）起，北至黑龍江與烏蘇里江匯流之下游，西

²⁶ 方拱乾：《絕域紀略》。李興盛、齊書深、趙桂榮主編：《陳瀏集（外十六種）》（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頁1175。《昭代叢書·丙集》亦收方書，文略不同：「……滿呼六為寧姑，坐為特，故曰寧姑特。一譌而曰寧姑臺，再傳而為寧古塔矣。固無臺無塔也，惟一阜如陂陀，殊不足登。」寧姑特、寧公特之異，或與滿音譯有關。《叢書集成續編·史地類》影印昭代叢書丙集世楷堂藏板（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冊228，頁79。

²⁷ 楊賓：《柳邊紀略》，卷1，同註12，頁20a-20b（總頁293-294）。

²⁸ 吳振臣《寧古塔紀略》得至，一、《續修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影印北京圖書館藏清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冊731，頁1-19（總頁605-614）。二、《叢書集成續編·史地類》影印昭代叢書庚集世楷堂藏板（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年），冊228，總頁87-102。二者差異在於，1、《叢書集成續編》本，文前附有康熙60年（1721）年9月，張尚瑗〈序〉，文末附錄吳兆騫〈曉發撫寧題逆旅壁〉等十餘首詩，並有楊復古所撰之〈跋〉。2、《續修四庫全書》所收的《寧古塔紀略》，文至「則大馮三兄之力居多焉，筆之于紙，以為《寧古塔紀略》。」《叢書集成續編》本在「則大馮三兄之力居多焉」與「筆之于紙，以為《寧古塔紀略》」之間所多出的一長段論述，續修本乃手抄之，其中包括「時康熙六十年七月」之撰寫聲明。凡下文所引《寧古塔紀略》，皆同時參酌二書。《續修四庫全書》本，頁1（總頁605）。《叢書集成續編》本，頁3（總頁88）。

²⁹ 〈寧公臺記〉，張賁：《白雲集》（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間刻本），卷7，頁12b。

³⁰ 〈寧古臺〉，張縉彥：《寧古塔山水記》（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12。

自額穆索羅馬驛站（今額穆縣）西張廣才嶺東麓起，東至海參崴海岸止，³¹幅員遼闊，城治約於今黑龍江寧安。據《寧安縣志》云：「寧古塔」之稱始見於明萬曆36年（1608）秋天，呼爾喀路人侵犯當時之「寧古塔路」。³²王先謙（1842-1917）《東華錄》亦載此事。³³方拱乾、楊賓說寧古塔「不知何方輿，歷代不知何所屬」、其名「不知始於何時」。可見至少在清初，寧古塔的由來仍鮮為人知。前引眾人所云，則寧古塔，又作寧古臺、寧公臺，或寧公特。寧古，或作寧公，如張賁所言，均為同名，乃漢言「六」之意。歧異較大的是第三字，也就是塔、臺或特，其中所牽涉即為當地之景觀描繪。方拱乾認為「塔」是訛傳的結果，本作為「特」，也就是「坐」的意思，「相傳當年曾有六人坐于阜」，是以寧古塔既無臺，也無塔，只有一如陂陀，不足登的土山。楊賓與吳振臣皆把「塔」解為「個」，同樣採信曾有六人於此的傳說，從而認為以六兄弟名其地。至於方拱乾所論六人「坐」於阜的姿態，二人都沒有提及，吳振臣說六人是「占各一方」，呼應「雖以塔名，實無塔」的說法。張賁也同意「兄弟六人居此臺」的傳說，並就土音公、古，塔、臺無別的觀察，提出寧古塔、寧公塔、寧古臺、寧公臺實一也。唯有張縉彥與諸位採信傳說的詮解不同，轉以地景與地名的關係論說，也就是寧古塔有山，或形如山，故名。總結眾論，寧古塔的定位應與滿語六人同居（或坐）於此的傳說相關，加上地勢略高如山阜，遂有臺之稱。正如吳振臣所云：「雖以塔名，實無塔」，地名之稱與地方景觀的不一致，乃流放文士梳理傳聞後，對「寧古塔」的重要發現及貢獻。

蘊涵古老傳說的地名本身具有記憶召喚的特性，因為內容明朗，空間不再空洞，居住者藉由理解地方歷史的來龍去脈，認識了對方與自己，也凝聚原本無所對話的彼此認同。弔詭的是，「不知何方輿，歷代不知何所屬。數千里內外，無寸碣可稽，無故老可問。」的寧古塔，如何突破無可考問的窘境？相關於地名的

³¹ 〈輿地·經緯〉，王世選修、敏文昭纂：《松江省·寧安縣志》，同註9，卷1，頁5a-5b（總頁41-42）。

³² 〈輿地·疆域沿革〉：「寧古塔名稱始見於清大事志者，在萬曆三十六年秋九月，秋爾喀路人侵我寧古塔城，當即所謂寧古塔路也。」《松江省·寧安縣志》，同註9，卷1，頁37a（總頁105）。

³³ 〈天命一〉：「渥集部呼爾哈路千人侵我甯古塔城，我駐防薩齊庫路兵百擊敗之。」王先謙：《東華錄》，影印清光緒十年（1884）長沙王氏刻本《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編年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冊369，頁26a（總頁18）。

古老流傳又如何被採集，乃至檢證？³⁴事實上，行文中經常出現的「相傳」、「或」等語，已透露敘述者並不篤定的疑慮，即便像潘耒（1646-1707）所指，楊賓「所過巖疆要地，必停驂周覽，從老校退卒，詢墜聞逸事，歸而考諸圖籍，參之見聞」，³⁵試圖以「考古證今」之法突破「地荒民樸」的書寫難題，依然無法否認「記載疎略，志乘缺如」、「文獻無徵」的事實。³⁶「寧古塔」命稱由來與其是被發覺，不如說是書寫者客觀考索後的主觀詮釋。再怎麼縝密的考古證今，面對「志乘缺如」、「文獻無徵」的本質困境，勢必留下等待詮釋的空白，是以文字書寫的同時，也賦與其地方意義。而此意義又幾乎與居民的生活息息相關，管理斯地的督將，正冠以「寧古塔」之稱。³⁷寧古塔一詞的內涵、歷史脈絡豈能不重要：

寧古塔，周日肅慎氏，漢曰挹婁，六朝屬勿吉，在白山、拂涅二部之間。唐初屬黑水靺鞨，後屬渤海。宋曰生女真。金曰鶻里改路。元曰呼黑改萬戶府，屬合蘭府水達達路。明屬奴兒干都司。³⁸
按此地系古肅慎地，後為金地，故東南五十里有金烏祿故都，石臺舊址，依稀可睹。³⁹

這段文字幾乎被後代志書襲用，成為追溯寧古塔沿革的必然系譜。⁴⁰肅慎（亦作息

³⁴ 方拱乾〈寧古塔雜詩〉從寧古塔絕鄰的具體位置，亦指出相同難處：「輿圖既軼考，聞見復沈淪。廣袤凡萬里，綦蕪絕四鄰。」方拱乾《何陋軒集（己亥年）》，見李興盛等整理：《方拱乾詩集》（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頁18。

³⁵ 潘耒〈柳邊紀略序〉，《柳邊紀略》，同註12，頁3a（總頁227）。

³⁶ 潘耒〈柳邊紀略序〉：「白山黑水之間，在古為荒服，不隸版圖。……紀載疎略，志乘缺如。邇來流人遷客，頗多文士，往往能言其山川風俗，未有考古證今，著成一書者，以地荒民樸，文獻無徵故也。」《柳邊紀略》，同註12，頁3a（總頁227）。

³⁷ 「順治10年，清廷新設寧古塔總管，將盛京總管所轄之松花江、烏蘇里江及庫頁島、島第河等劃歸其管轄。」至康熙元年（1662）又改寧古塔總管為將軍，與盛京將軍分管東北地區。康熙15年（1672）始將寧古塔將軍遷至吉林（但改為吉林將軍卻是乾隆年間事），留寧古塔副都統鎮守寧古塔地區。詳見李興盛，《流寓文化中黑龍江山水名勝與軼聞遺事》，同註25，頁20。《中國東北史》，同註4，第4卷，頁1328-1331。

³⁸ 《柳邊紀略》，同註12，卷1，頁19b-20a（總頁292-293）。

³⁹ 〈石城〉，《寧古塔山水記》，同註30，頁8。

⁴⁰ 如《寧安縣志》載寧古塔「地屬肅慎故土，尤無疑問矣。」、「西漢及同為挹婁」、「北

慎、稷慎)向來被史家視為女真遠祖,⁴¹西元前6世紀已居住於東北。大禹治水成功,帝舜廣開諸夷來貢之路,肅慎名列朝貢之中。⁴²南北朝時,亦稱勿吉的靺鞨分為七部,黑水靺鞨為其中之一,⁴³依《後漢書》、《魏書》、《北史》、《舊唐書》等記載,勿吉、靺鞨皆為肅慎之後。⁴⁴後來以大祚榮為首領的粟末部併吞了其他部,創建渤海國,寧古塔唐初原屬黑水靺鞨,後屬渤海即基於此。《金史·本紀一》:「唐初,有黑水靺鞨……。五代時,契丹盡取渤海地,而黑水靺鞨附屬於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號熟女直;其在北者不在契丹籍,號生女直。」⁴⁵按楊賓說法,寧古塔歸生女真所有,其時中原乃宋人主政。其後掘起於圖們江流域的金,在完

魏為勿吉之拂涅部、隋為靺鞨之拂涅部」、「唐初為勿汗州,後為渤海上京龍泉府」、「遼初為東丹國」,後來屬於「博羅滿勒部」。金代「取渤海舊壤,僅設率賓(今東寧)一府以鎮之」。元「初為南京萬戶府,後為合蘭府碩達勒達路之呼爾哈萬戶府南境」。明初為「訥兒干都司及堅河等衛,後為窩集都之寧古塔等路」。《寧安縣志》,同註9,卷1,頁17a、17b、18b、19b、27b、29b、30a(總頁65、66、68、70、86、90、91)。

⁴¹ 古代史家大都認為東北民族源自肅慎,女真族也不例外。此說已遭部分現代史學家和人類學家質疑,凌純聲、張光直等皆提出不同詮釋與見解。陶晉生:《女真史論》(臺北:食貨出版社,1981年)第一章第一節「女真民族的起源」,頁7-12。

⁴² 《史記·五帝本紀》:「南撫交趾,……北山戎、發、息慎。」《集解》:「鄭玄注:『息慎或謂肅慎,東北夷。』」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冊1,卷1,頁43。

⁴³ 南北朝時,亦稱勿吉的靺鞨分為七部,黑水靺鞨為其中之一。《北史·勿吉傳》:「勿吉國在高句麗北,一曰靺鞨,邑落各自有長,不相總一。其人勁悍,於東夷最強,言語獨異。……其部類凡有七種:其一號粟末部,與高麗接,勝兵數千,多驍武,每寇高麗;……其六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而黑水部尤為勁健。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即古肅慎氏也。」其他如《隋書·靺鞨傳》、《新唐書·黑水靺鞨傳》記載略同。李延壽:《北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冊10,卷94,頁3123-3124。

⁴⁴ 《後漢書·東夷列傳》:「挹婁,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冊10,卷85,頁2812。《魏書·勿吉傳》:「勿吉國在高句麗北,舊肅慎國也也。」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冊6,卷100,頁2219。《北史·勿吉傳》:「勿吉國在高句麗北,一曰靺鞨。……而黑水部尤勁。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即古肅慎也。」《北史》,同註43,頁3123-3124。《舊唐書·北狄傳·靺鞨》:「靺鞨,蓋肅慎之地,後魏謂之勿吉,在京師東北六千餘里。」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冊16,卷199下,頁5358。

⁴⁵ 脫脫等:《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冊1,卷1,頁1-2。

顏阿骨打的帶領下，滅遼而統一今山海關沿海的東北州縣，寧古塔劃歸「鶻里改路」（即胡里改路）。⁴⁶張縉彥所稱「烏祿」乃太祖阿骨打之孫金世宗完顏雍的女真名。海陵王完顏亮征宋時留守遼東，後被擁立為帝，在位 29 年。

元代爲了加強對東北控制，特別設立遼陽行中書省（簡稱遼陽行省），管轄路、府、州等。寧古塔所屬之「合蘭府水達達路」，置有桃溫、胡里改、斡朵憐、脫斡憐、孛苦江五個軍民萬戶府，居民即以女真、水達達之人爲主，居住於混同江南北。⁴⁷明朝廢除元代行省、路、府、州、縣制，在指揮使司下只置衛所。明初行人邢樞（生卒年不詳）等曾三至奴兒干，招撫當地部落。永樂二年初，始設奴兒干衛。寧古塔所屬之「奴兒干都指揮使司」（簡稱奴兒干都司）置於永樂 7 年（1409）閏四月，成祖接受奴兒干頭目忽刺冬奴的奏請，並「以東寧衛指揮康旺爲都都指揮同知，千戶王肇舟爲都指揮僉事，統屬其眾」，⁴⁸下轄 384 衛、24 所、7 城站、1 寨、7 衛。⁴⁹從肅慎、挹婁、勿吉到靺鞨，寧古塔的歷史治革與女真族幾乎如出一轍，⁵⁰又增添了族群源起的聖地光環。吳振臣《寧古塔紀略》：「東門外三里，有村名『覺羅』，即我朝發祥地也。」⁵¹張尙瑗《寧古塔紀略序》：「天子函蓋六合，宅都燕臺，寧古松漠實王氣發祥之地。若居豐、鎬而回視生民沮漆，陶復陶穴。」⁵²寧古塔就像文王之豐、武王之鎬，使得跟隨古公亶父沿沮漆水而西

⁴⁶ 《金史·志 5·地理上》：「胡里改路，國初置萬戶，海陵例罷萬戶，乃改置節度使。承安三年，置節度副使。」《金史》，同上註，冊 2，卷 24，頁 553。

⁴⁷ 《元史·志 11·地理 2》：「合蘭府水達達等路，土地曠闊，人民散居。元初設軍民萬戶府五，撫鎮北邊。一曰桃溫，距上都四千里。一曰胡里改，距上都四千二百里、大都三千八百里。一曰斡朵憐。一曰脫斡憐。一曰孛苦江。各有司存，分領混同江南北之地。其居民皆水達達、女直之人，各仍舊俗，無市井城郭，逐水草爲居，以射獵爲業。故設官牧民，隨俗而治，有合蘭府水達達等路，以相統攝焉。」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冊 5，卷 59，頁 1400。

⁴⁸ 《明太宗實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校：《明實錄》（臺北：中研院歷史所，1984 年），卷 91，頁 1b（總 1271 頁）。

⁴⁹ 《明史·志 66·兵 2》奴兒干都司條下，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冊 8，卷 90，頁 2222-2227。

⁵⁰ 《松漠紀聞》：「女真即古肅慎國也，東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隋、唐謂之靺鞨。……其屬分六部，有黑水部，即今之女真。」《松漠紀聞》，同註 3，冊 276，頁 528。

⁵¹ 同註 28。《續修四庫全書》本，頁 607，《叢書集成續編》本，頁 90。

⁵² 《寧古塔紀略》，《叢書集成續編》本，同註 28，序 2（總頁 87）。

行的人民足以安身立命。⁵³《吉林通志·輿地志 12·城池》引副都統容山〈重修牙城記〉，「寧古塔國家發祥地，猶姬周稷后始封之邨。山川深阻，形勢完固。」⁵⁴向來在地理上僅為荒陋無聞的邊塞之地，經過文士的一番演繹，原本無名的寧古塔，一方面找到自我專稱的所以然，一方面又與族群共享歷史的記憶脈絡。較為清晰而特有的區域性，證明其不凡出身，締造了文本中足堪傳世的史地意義。

除了地名考名與系譜追溯，物質存在亦為塑造地方意義不可或缺的媒介。尤其官方指派的進貢之物，擁有權力發聲的加持，極易塑造難得聖物之形象，甚能代表與眾不同的地方特色：

人參，爾時多賤，竟如吾鄉之桃李。草本方梗，對節生葉，葉似秋海棠。六、七月開小白花，八月結子似天竹子。……以八、九月間者為最佳。生者色白，蒸熟輒帶紅色。紅而明亮者，其精神足，為第一等。今之醫家俱以白色者為貴，名為「京參」。又謂其土不同，故有此二種，大謬。凡掘參之人，一日所得，至晚便蒸，次早曬於日中。曬乾後，有大、有小，有紅、有白，並非以地之不同，總因精神之足與不足也。故土人貴紅而賤白。⁵⁵

遼以東產，產多黃潤甘實。……宗室人參過山海關，皆有定額，額外人參照例每斤納稅六錢。凡走山者，山東、西人居多，大率皆偷採者也。每歲三、四月間，趨之若鶩，至九、十月間乃盡歸，其死於飢寒不得歸者，蓋不知凡幾矣。而走山者日益多，歲不下萬餘人，凡走山刨參者，率五人而伍，而推一人為長，號曰山頭。⁵⁶

今人熟知東北三寶的俗諺，清初已見流傳。⁵⁷冠以「寶」字，證明其珍貴與在寧古

⁵³ 《詩經·大雅·緜》：「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頁545-547。

⁵⁴ 《吉林通志》，同註8，冊648，卷24，頁4（總頁450）。

⁵⁵ 吳振臣《寧古塔紀略》，同註28。《續修四庫全書》本，頁5-6（總頁607），《叢書集成續編》本，頁8-9（總頁90-91）。

⁵⁶ 《柳邊紀略》，同註12，卷3，頁13b-15b（總頁402-405）。

⁵⁷ 吳振臣《寧古塔紀略》：「土諺云：『寧古三樣寶』，指人參、貂皮、烏臘也。」同註

塔的重要地位。事實上，人參很早就被視作凝聚紫氣瑤光的祥瑞物，而為人君政教得失的象徵。⁵⁸從又有土精、玉精、神草、血參⁵⁹等別稱，亦顯其稀有，遂為歷代進貢之品。唐玄宗天寶7年（748），「黑水靺鞨、黃頭室韋、和解室韋、如者室韋、賂丹室韋，並遣使獻金銀及六十綜布、魚牙紬、朝霞紬、牛黃、頭髮、人參。」⁶⁰宋天聖8年（1030），「詢復遣御事民官侍郎元穎等二百九十三人奉表入見於長春殿，貢金器、銀鬪刀劍、鞍勒馬、香油、人參……」。⁶¹根、葉皆可入藥的奇異藥效乃珍寶之因，梁阮孝緒的母親忽病，非得人蔘合藥不可，即為一證。⁶²明朝與女真人，女真與朝鮮甚至為了人參採掘的所有權而紛爭不斷。⁶³史冊記載珍貴，吳振臣卻說人參如江南桃李之賤，應是產地所見不難，揭開物以稀為貴的迷思，此乃其導正習常看法之一。其二，人參品種繁多，優劣參差不齊，不僅一般人難以分辨，連學有專精的醫家也會出錯。吳振臣以親身見聞，糾舉「京參」白

28，《續修四庫全書》本，頁10（總頁609），《叢書集成續編》本，頁14（總頁93）。

⁵⁸《禮緯·斗威儀》：「君乘木而王。有人參生，下有人參，上有紫氣」。《春秋緯·運斗樞》：「瑤光星散為人參，癘江淮山澤之祠，則瑤光不明，人參不生」。黃奭輯：《禮緯》，載《諸子百家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35。黃奭輯：《春秋緯》，載《諸子百家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106。

⁵⁹《太平御覽·藥部八·人參》：「《異苑》曰：人參，一名土精，……《吳氏本草》曰：人參，……一名玉精。」李昉編纂，夏劍欽點校：《太平御覽》（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冊8，卷991，頁934。《證類本草》：「人參，……一名人銜，一名鬼蓋，一名神草，一名人微，一名二精，一名血參，如人形者有神。生上黨山谷及遼東，二月、四月、八月月上旬採根，竹刀刮，暴乾，無令見風。」唐慎微：《證類本草》，重印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欽定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冊740，卷6，頁226。

⁶⁰王欽若等：《冊府元龜》（臺北：清華書局，1967年），冊20，卷971，頁16（總頁11412）。

⁶¹脫脫等：《宋史·外國三·高麗》，同註3，冊40，頁14045。

⁶²《梁書·阮孝緒傳》：「母王氏忽有疾，……合藥須得生人蔘。」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冊3，卷51，頁740。

⁶³明與女真之糾紛起因野生人參聲價甚高，明廷令遼東都司，深入太子河上流和蘇子河合流處採參進貢，受到此地建州女真的阻撓，並為維護人參採取權，不惜以武力對抗。女真與朝鮮雖曾明訂江都會盟條，互不相犯，卻沒有劃定明確國界，以致朝鮮人多越境盜參，時起爭端。韓道誠：〈東北風土雜考〉，韓道誠：《東北歷史文化研究》（臺北：國立編譯館，1995年），頁453-459。

者為貴的謬誤，進而提出紅、白檢別之法在於「精神之足與不足」，而非「以地之不同」。僅管較為常見，並不減損人參稀珍價值，野生之上者尤為難得，利之所趨，危險入山採參大有人在，《柳邊紀略》所述即為其過程，也呼應了楊賓「土產參為最，今時貢帝京……人形品絕貴，聞說可長生」⁶⁴的觀察。

清初遼東人參「黃潤甘實」，一枝獨秀，但采參特權卻由清皇室獨享。據《大清會典事例》載，「八旗分山採葠，彼此不得越境」，「王以下，公以上，許遣壯丁於烏喇地方採葠，效力勤勞大臣，亦許遣壯丁採葠。」⁶⁵所謂「宗室人參過山海關」當指此。其定額乃「親王人參七十斤、世子六十斤、郡王五十斤、長子四十五斤，貝勒四十斤，貝子三十斤……」。⁶⁶宮室規範尚且如此嚴苛，遑論一般人民。為了謀生，挺而走險，「死于飢寒不得歸者，蓋不知凡幾矣」，也無法阻擋每年萬餘人，以五人為組織，其中一人為「山頭」的冒險盜參隊伍。費盡心思，連性命都願賠上，人參的意義可見一斑，連帶影響寧古塔山川鍾靈特異。吳振臣即曰，「冬日食油膩及飲冷水亦然。所以各處流人無不服水土者。我父素羸弱，到彼精神充足，其水，人稱為『人參水』」。⁶⁷除了人參、貂皮、烏臘草等三寶，⁶⁸寧古塔江河所盛產東珠，也是深受皇家喜愛的朝貢聖物：

⁶⁴ 楊賓〈寧古塔雜詩之八〉。楊賓《塞外草》，《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地理》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清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冊731，頁20a（總頁555）。

⁶⁵ 崑岡等修，劉啟端等纂：《欽定大清會典事例·戶部·葠務》，《續修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影印清光緒石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冊801，卷232，總頁723。

⁶⁶ 《柳邊紀略》，同註12，卷3，（頁14b）總頁404。

⁶⁷ 吳振臣《寧古塔紀略》，同註28，《續修四庫全書》本，頁10（總頁609），《叢書集成續編》本，頁8（總頁93）。

⁶⁸ 貂皮是寧古塔以東各部落朝貢之物。每年入貢或乘船，或十月封凍之後乘雪橇到寧古塔。寧古塔進貢的貂皮都要舉行宴會，由寧古塔將軍梅勒章京陪宴，賜與物品。其他相關捕貂、貢貂、貂之品種等記載詳見楊賓《柳邊紀略》，同註12，卷3，頁16a-17b（總頁407-410）。又如方拱乾，〈換貂行〉：「窮荒六月罷耕作，婦子紛紜走城郭。不知所期物有無，逐逐眈眈貂鼠鞞。」《方拱乾詩集》，同註34，頁259。烏脂草見於吳振臣《寧古塔紀略》：「有草名『烏臘草』，出近水處，細長溫軟。用以絮皮鞋內，雖行冰雪中，足不知冷。皮鞋名『烏臘』。」同註28，《續修四庫全書》本，頁10（總頁609），《叢書集成續編》本，頁8（總頁93）。

胡珠，寧古及烏喇各河蚌中俱有之，但多在深淵，非沒入水中，不能取，且千百中，乃一得。其蚌不論大小，色潤而澤；即小如卵者，亦藏之。其水亦必秀媚，異于常水。⁶⁹

河內多蚌蛤，出東珠極多，重有二三錢者。有粉紅色、有天青色、有白色。非奉旨不許人取，禁之極嚴。有兒童浴于河，得一蚌，剖之，有大珠徑寸，藏之歸。是夕，風雨大作。龍繞其廬，舒爪入牖，攫取其珠而去，風雨頓止。⁷⁰

胡珠即爲東珠，爲寧古塔江河蛤蚌所吐之珍珠。清朝多用以制成朝珠，除彰顯高尚、尊貴，並嚴分身分品秩，是其冠服制度中極具特色的佩飾之一。大陸瀋陽故宮藏有一件清代皇帝大典時佩戴，大小如一，顏色白皙、圓潤而有光澤的上等大東珠一百零八顆，⁷¹符合《清史稿·輿服二·皇帝冠服》所云：「朝珠，用東珠一百有八。」⁷²因此，先從實際與法制層面著手，張縉彥強調采珠須潛入深淵，千百僅一見的稀貴事實。吳振臣則以「非奉旨不許人取」的嚴法，指出東珠雖多，且有粉紅、天青、白色等區分，非尋常人能有。⁷³其次，轉入神話域視，渲染唯有真命皇族方得享有神秘色采，並用逆天私藏必遭譴的禁忌，恫赫一般百姓蠢動私欲。東珠由是轉爲神聖之物，蘊育之地豈會同於一般，寧古塔之水必然「秀媚」。其所產之物，逕如吳振臣所云，「俱異於他處」。⁷⁴

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認爲「地景」（landscape）並非只是地表

⁶⁹ 張縉彥〈雜記〉，《寧古塔山水記》，同註 30，頁 32。

⁷⁰ 吳振臣，《寧古塔紀略》，同註 28。《續修四庫全書》本，頁 8-9（總頁 608-609），《叢書集成續編》本，頁 14（總頁 92）。

⁷¹ 張淑芝：〈清宮朝珠與滿族東珠〉，《滿族研究》，第 2 期（1995 年），頁 42。

⁷² 《大清會典事例·禮部·皇帝冠服》亦載：「朝珠，用東珠一百有八。」，同註 65，冊 803，卷 326，總頁 223。趙爾巽等：《清史稿》（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1 年），卷 103，頁 377。

⁷³ 東珠制成之朝珠色澤亦有等級之分，「皇帝、皇太子、皇太后、皇后、皇貴妃、皇太子妃用明黃色；皇子、親王、世子、郡王、貴妃、妃、嬪、皇子福晉、下至郡王福晉、縣主均爲金黃色；貝勒、下至輔國公、和碩額駙、貝勒夫人、下至輔國公夫人，鄉君均爲石青色。張淑芝，同註 70，頁 40。

⁷⁴ 《寧古塔紀略》，同註 28。《續修四庫全書》本，頁 10（總頁 609），《叢書集成續編》本，頁 14（總頁 93）。

形貌，或經驗上的物質化客體，乃文化再現之形式，呈現一種觀看的視角。⁷⁵作為展示理解與闡釋空間現象的文學文本，當其描繪區域或地方時，就不只是單純訴說，同時呈現人群的地域想像。六人居住或安坐的無塔命名、與帝國同一血脈的歷史系譜，異於他處的神聖物產，模糊的地域逐漸有了具體、清晰且獨特的內容，甚而剔除無聞偏窮的原有形象。故張縉彥云，「謂一域之產，不能供一域之用，不任其地，不盡其力，以為天地之有偏窮，氣數之有偏歉，多見其不知量也」。⁷⁶「不知其量」是從以往的偏見轉為維護，乃由認知而來的主觀投注，屬於敘述者的創造性理解，從而找到，也塑造了寧古塔的地方意義與精神。

三、探勘與發明（inventing）——繪製東京城

〈在地景上書寫帝國圖像——清初賦中的「長白山」〉一文，筆者考察了地理景觀，何以成為統治者面臨政權危機，再次凝聚認同意識的有效符碼。其中「長白山」充滿幽秘傳說與代泰山而起的封祭尊榮，足以召喚巨麗炫耀的帝國想像極具關鍵。⁷⁷可見地景的神聖性乃創造空間意義的重要媒介之一。前文所見，即便是物質特產，文士仍得證明人參、東珠等物神聖超俗的一面。而這份神聖性並非自然景觀才能賦與，已廢棄的古代地景碎片尤能允許各種發現歷史（inventing histories）的獨特詮釋，亦即透過重寫失落或者說遺忘的過往來編寫當下的空間秩序，證明其不凡價值。寧古塔西南沙嶺附近就有一座荒墟都城：

東京者，在沙嶺北十五里，相傳為前代建都之地。……訛曰賀龍成，訛慕容耶？而北燕非此地。⁷⁸

由沙嶺而東十數里，有古城石壘，周匝約三十里，或言系朝鮮舊國，或言是金元分封處。⁷⁹

寧古塔西南六十里，沙闌南有舊城址（自注：《天東小記》作火茸城）。

⁷⁵ Mike Crang 著、王志弘等譯，《文化地理學》（Cultural Geography）（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3年），頁35。

⁷⁶ 〈寧古物產論〉，張縉彥：《域外集》（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55。

⁷⁷ 拙著，〈在地景上書寫帝國圖像——清初賦中的「長白山」〉，同註14，頁91-121。

⁷⁸ 方拱乾：《絕域紀略·土地》，同註26，頁1176。

⁷⁹ 張縉彥〈東京〉，《寧古塔山水記》，同註30，頁10-11。

大與今京城等……土人呼為東京，而中原之流寓者，皆指為金之上京。⁸⁰
寧古鎮城進京大路一百里至沙嶺第一站，有金之上京城。⁸¹
寧公臺西南六十里曰沙嶺，沙嶺東十餘里，有古城焉。土人相傳曰東京，
蓋金祖故都是也。⁸²

從現存文獻看來，文士對此榛莽叢生，今莫辨歟的古城遺址深感興趣。如遣戍寧古塔僅千日的方拱乾，曾經二次實地勘察。⁸³張縉彥（1599-1670）、吳兆騫（1631-1684）、吳振臣父子、張賁（1622-?）、楊賓等人亦分別調查多次。北燕賀龍城、朝鮮舊都、金之上京、火茸城、沙蘭城，眾所紛紜的揣測不斷，顯見在清初已莫衷一是。方拱乾便道出「如斯宮闕屬何人？稗野差訛文獻絕」⁸⁴的苦惱。是以當地居民「東京」的地名俗稱，仍為常見的著錄名稱。不過，依楊賓說法，方拱乾等人似乎傾向金代故都，尤其是金之上京的看法。此看法實非憑空臆斷，乃眾人幾番勘察與推論：

所掘錢多正隆、正隆乃金主亮年號。俗之祀神者，動曰烏祿，豈烏祿舊封耶？黃瓦累累，無字可尋，惟有一瓦曰保高麗作，字多不完，豈高麗耶！
85

客有持古錢者大徑寸，輪廓堅致，土蝕蒼潤，字曰「崇寧重寶」，筆畫如

⁸⁰ 楊賓：《柳邊紀略》，同註12，卷1，頁29b-30a（總頁312-313）。

⁸¹ 吳振臣：《寧古塔紀略》，同註28。《續修四庫全書》本，頁5（總頁607）。《叢書集成續編》本，頁8（總頁90）。

⁸² 張賁〈東京記〉，《白雲集》，同註29，頁12b。

⁸³ 順治14年南閩科場案發，方拱乾受五子方章鉞牽連，舉家數十口判徙寧古塔，順治16年（1659）閏3月自京啟程，7月抵達戍所。順治18年（1661）年10月赦還詔書，康熙元年（1662）回到久別3年的江南。〈坦公游沙嶺懷之之二〉云：「東京知是何朝地，空向荒烟問廢基。絕域興亡寧足紀，游人踪跡亦胡奇。……兩度披尋徒惆悵，知君登陟有余悲」，說明了方拱乾曾二度探勘荒墟遺址。方拱乾生平見李長祥〈和憲先生桐城方公墓志銘〉。李長祥：《天問閣文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影印北京圖書館藏民國吳興劉氏刻求恕齋叢書本（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冊11，卷2，頁92（總頁223）。詩見《方拱乾詩集》，同註34，頁282。

⁸⁴ 〈游東京舊址〉，《方拱乾詩集》，同註34，頁165。

⁸⁵ 方拱乾〈土地〉，《絕域紀略》，同註26，頁1176。

八分。書云：「自此東北三十里有廢城，每春雨流泉，耕者輒得古錢成貫，多此類也。」按：崇寧為宋徽宗年號，汴京相去六千餘里，錢何由至？或者靖康之變，金人虜以東，而此地之屬金何地，又無可考；或者即宋地耶？乃宋不能統瓦橋以西，聲教豈能及此？稽之《宋史》又無可據，則亦闕疑而已。⁸⁶

余考《金史》云，以遼陽為東京，又云五國城去遼東北千里及黃龍府、寧江州諸處，金祖所發迹，故址無存焉。……而土人指為東京，大率金祖起家在此，因表為京，以其遼陽為東京之說誤也。今其地往往獲古錢，皆徽、欽間制，其金人故迹無疑也。⁸⁷

完顏昔日開基處，零落荒城對碧流。赭馬久迷征戰地，黃龍曾作帝王州。……寂寞霸圖誰更問，哀笳處處使人愁。金太祖破遼，乘赭白馬先行，徑渡混同江，水止及馬腹。既濟，使人測之，其深無底焉。⁸⁸

土人呼為東京，而中原之流寓者，皆指為金之上京，是以《盛京志》作金上京會寧府。余按史志，遼、金東京，在今遼陽州，土人之言固非，而《盛京志》亦未可盡信。嘗考《金史·地理志》，上京東至胡里改六百三十里……則是金之上京，確在今寧古塔之西，混同江之東，其去混同江僅二百六十里耳。以今之道里度之，應在色出窩稽左右，而色出窩稽嶺上，土城址尚在。今人指為金時關門者，安知非是！然則沙闌之金碧猶存者，其殆熙宗天眷以後之北京歟！⁸⁹

考烏祿初封，建國臨涅，其為金主故地，頗為近之。又五國城，去遼東北一千里，自此以東，遠夷五國居之，此地東接烏雞、魚皮、黑觚等部落，稽其地里，亦頗可疑。然大漠迷茫，不必求其事以實之。若東京之名，則土人相傳久矣。⁹⁰

⁸⁶ 方孝標〈古錢序〉，方孝標撰，唐根生、李永生點校：《鈍齋詩選》（合肥：黃山書社，1996年），卷13，頁262

⁸⁷ 張賁〈東京記〉，《白雲集》，同註29，頁14b-15a。

⁸⁸ 吳兆騫〈上京〉，吳兆騫撰、麻守中校點：《秋笳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頁234。

⁸⁹ 楊賓《柳邊紀略》，同註12，卷1，29b-31a（總頁312-315）。

⁹⁰ 張縉彥〈東京〉，《寧古塔山水記》，同註30，頁11。

具體在的錢幣實物成爲重要考古依據，只是推斷過程似又有不同。方拱乾以掘得之金主亮正隆錢，⁹¹與祖奉神址屢稱金世宗完顏烏祿，推斷應爲金代都城。方孝標也以古錢爲線索，但從「崇寧」年號揣想或是靖康之役，徽宗被虜北上之所遺，其時應也在金代。除取古錢爲證，張賁同時核查史冊記載，黃龍府地處契丹、女真邊界，其東北有室韋、鐵驪、兀惹和五國部，又是南北交通樞紐和糧庫，具有重要的戰略、經濟意義，向來爲兵家必爭之地，天慶4年（1115）9月太祖完顏阿骨打（1068-1123）攻占黃龍府。寧江州爲大遼北方軍事重鎮，稍早的天慶4年（1114）10月也已被金軍攻陷。寧江州與黃龍府二次大捷，奠定了金代遼而興的基業，⁹²張賁所謂「金祖所發迹」即指此。五國城，遼代五國部之一，屬黃龍府都部署司，⁹³靖康之役，金人將徽、欽二帝押解北歸，南宋建炎4年（1130）7月抵達五國城，並囚禁於城內。金太宗天會13年（紹興5，1135）、海陵王正隆6年（紹興31，1161），二帝相繼辭世，埋骨於此。⁹⁴五國城「遼東北千里及黃龍府、寧江州諸處」與掘獲之古錢皆「皆徽、欽制」恰好相應，張賁遂以篤定推斷乃「金人故迹無疑也」。至於何來「東京」之名，張賁認爲太祖在東北設有上京、咸平、東京和北京四路，東京府的首府爲遼陽府，⁹⁵因此造成「以其遼陽爲東京之說」的混淆。相較方拱乾與方孝標，張賁進一步推出金太祖與古城關聯。⁹⁶完顏阿骨打滅遼後隨即建都「上京」，楊賓云，「中原之流寓者，皆指爲金之上京」或基於此。吳兆騫

⁹¹ 此說亦見方拱乾〈游東京舊址〉：「土人掘得正隆錢，揣摩難合當年事。訛呼慕容爲賀龍，阿房更始多茫昧。」《方拱乾詩集》，同註34，頁166。

⁹² 金軍攻占寧江州與黃龍府，見《金史·太祖本紀》。《金史》，同註45，卷2，頁23-28。

⁹³ 《遼史·志三·部族下》：「五國部。剖阿里國、盆奴里國、奧里米國、越里篤國、越里吉國，聖宗時來附，命居本土，以鎮東北境，屬黃龍府都部署司。」脫脫等撰：《遼史》（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冊2，卷33，頁392。

⁹⁴ 《宋史·徽宗本紀》：「靖康……二月丁卯，金人脅帝北行……紹興五年四月甲子，崩于五國城。」《宋史·欽宗本紀》：「金人脅上皇北行……紹興三一年五月辛卯，帝崩問至。」《宋史》，同註3，冊2，卷22、卷23，頁417、436。

⁹⁵ 《金史·地五·地理上》：「東京路，府一，領節鎮一，刺郡四，縣十七，鎮五。遼陽府，中，東京留守司，本渤海遼陽故城，遼完葺之，郡名東平。天顯三年，陞爲南京，府曰遼陽。十三年，更爲東京。」《宋史》，同註45，卷24，頁554-555。

⁹⁶ 張賁〈聽友人談徙所事〉：「當年阿骨啟東京，斷磧殘碑見古城。」《白雲集》，同註29，卷15，頁22。

不取「東京」而題〈上京〉，明言此乃昔日完顏破遼開基處甚能代表這種看法。⁹⁷

楊賓為流放文士之第二代，其父楊越順治 16 年以浙東通海案，與母范氏一同流徙域外。康熙 28 年(1689)，年逾 40 之楊賓，終至寧古塔省親。康熙 32 年(1693)再次出塞收父尸骸，扶柩奉母南歸。楊賓二度親歷荒塞，《柳邊紀略》一書是近 2 年域外生活的記錄。⁹⁸康熙 11 年(1672)，清廷命全國普修志書，東北地區從康熙 16 年(1677)開始，就以撰修府州縣志作為編纂《盛京通志》的準備。康熙 23 年(1684)，清代東北第一部地方總志，包括盛京、吉林、黑龍江等地的 32 卷本《盛京通志》修撰完成。寫成時間較晚的《柳邊紀略》故能見到《盛京通志》將古城遺迹視為上京會寧府的觀點。會寧府乃金上京路治所，熙宗天眷元年(1138)號上京，海陵貞元元年(1153)遷都燕京後改稱會寧府，世宗大定 13 年(1173)復為上京。⁹⁹楊賓既不贊同土人「東京」之說，亦不附和流寓文士與《盛京通志》所得「金之上京」的判斷，轉而考訂史冊辯斥諸說皆非。其先依《遼史》記載，指出遼、金之東京建置遼陽府，¹⁰⁰亦即清初遼陽州，約莫於今之遼寧瀋陽附近，與寧古塔相距甚遠，「土人之言」非也。接著，楊賓參照《金史·地理志》之詳盡方位敘述，「東至胡里改六百三十里，西至肇州五百五十里，北至蒲與路七百里，東南至恤品路一千六百里，至曷懶路一千百里」，¹⁰¹流放文士所判定的「金

⁹⁷ 持相同看法的還有吳振臣，其曰：「寧古鎮城進京大路一百里至沙嶺第一站，有金之上京城。」《寧古塔紀略》，同註 28，《續修四庫全書》本，頁 606，《叢書集成續編》本，頁 8（總頁 90）。

⁹⁸ 《柳邊紀略》：「柳邊者，插柳條為邊，猶古之種榆為塞，而以之名其書者，以柳邊為寧古塔境。」《楊越傳》：「子賓，出塞省越，越初戌年二十四，至是已六十八。賓還，叩閭乞赦越，事未行。子賓，復出塞省越。又二年，越卒於戍所，例不得歸葬，賓、寶請不已，又二年乃得請。迎范奉越喪以歸，民送者哭填路。賓撰《柳邊紀略》，述塞外事甚詳。」《柳邊紀略》，同註 12，卷 1，頁 252。《清史稿》，卷 499，同註 72，頁 1551-1552。

⁹⁹ 《金史·志五·地理上》：「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天眷元年號上京。海陵貞元元年遷都于燕，削上京之號，止稱會寧府。……大定十三年七月，復為上京。」同註 45，冊 2，卷 24，頁 550。

¹⁰⁰ 《遼史·志 6》：「東京，本渤海，以其地建南京遼陽府。統縣六，轄軍、府、州、城二十六，有丁四萬一千四百。天顯十三年，太宗改為東京。」同註 93，卷 36，頁 421。

¹⁰¹ 《金史·地理志六》：「會寧府，下。初為會寧州，太宗以建都，升為府。……東至胡里改六百三十里，西至肇州五日五十里，北至……」同註 44，冊 2，卷 24，頁 551。

之上京」，應在寧古塔之西，混同江之東的「色出窩稽」附近，或為時人指為金之土城遺址。至於眾人所見之沙闌城，可能是完顏亶天眷以後依漢制所興建的北京城。其原為遼上京，金熙宗天眷元年（1138）改名北京。¹⁰²與流放文士認定金太宗時建都城，天眷元年，金熙宗（1119-1149）方命名的「金之上京」¹⁰³實相不同。

金代都城、金之上京會寧府、金代北京城，乃至「金、遼之故地」，¹⁰⁴眾人其實都不敢給出確鑿之論。方拱乾看似贊同金代都城，也於詩中提出「朝鮮疆宇本荒唐」¹⁰⁵的否決，但見瓦上高麗字眼，又萌生或與之相關的疑問。其「黃沙萬里無人地，文獻荒唐輿圖墜」、¹⁰⁶「如斯宮闕屬何人？稗野差訛文獻絕」¹⁰⁷等感嘆，幾乎道出方孝標「此地之屬又無可考」、「稽之宋史又無可據」的困惑。同樣地，進行一連串翻案的楊賓，仍於字裡行間出現「亦未可盡信」、「安知非是」、「殆」、「歟」等不確定詞句。本也擺盪或金主故地，或五國城池等說法的張縉彥，乾脆以「大漠迷茫，不必求其事以實之」的寬辭跳出是非的「考述」團霧。東京之名，當地傳說已久，何必非得追根究底。是的，歷史真相永難復得，何況是模糊的荒墟碎片，有意思的是被極力繪製的遺跡圖像，似乎正訴說著勘察者獨特的歷史詮釋：

金之上京城。臨馬耳河，宮殿基址尚存，殿前有大石臺，有八角井，有國學碑，僅存天會紀元數字，餘皆剝蝕，不可辨識。¹⁰⁸

時有丹碧琉璃，錯出間雜，存漢字款識，土人取以為玩。掘地得斷碑，有

¹⁰² 《金史·志五·地理上》：「北京路……臨潢府，下，總管府。地名西樓，遼為上京，國初因稱之，天眷元年改為北京。天德二年改北京為臨潢府路……」同註 44，冊 2，卷 24，頁 561。

¹⁰³ 《金史·志五·地理上》：「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舊土也。……國初稱為內地，天眷元年號上京。」同註 45，冊 2，卷 24，頁 550。

¹⁰⁴ 〈西來庵新建觀音閣記〉：「去此百里有東京者，金、遼之故地也。」張縉彥：《域外集》，同註 76，頁 42。

¹⁰⁵ 方拱乾〈游東京舊址〉，《方拱乾詩集》，同註 34，頁 165。

¹⁰⁶ 方拱乾〈東京嘆〉，《方拱乾詩集》，同註 34，頁 285。

¹⁰⁷ 方拱乾〈游東京舊址〉，《方拱乾詩集》，同註 34，頁 165。

¹⁰⁸ 吳振臣《寧古塔紀略》，同註 28。《續修四庫全書》本，頁 5（總頁 607），《叢書集成續編》本，頁 8（總頁 90）。

「下瞰台城，儒生盛于東觀」十字，皆漢字，字畫莊楷，蓋國學碑也。想像當時，建國荒漠，重學崇儒如是。¹⁰⁹

時存一紫石碑。康熙初，大興劉侍御令人往觀，其人椎而碎之，取一角還，僅十三字，作四行，首行曰深契，次曰聖，次曰儒生盛於東觀，次曰下瞰闕庭，書類率更令，蓋國學碑也。¹¹⁰

城臨馬耳河，在寧古塔鎮城西南七十里。三殿基址皆在，殿前有大石臺國學碑，猶存數十字，有天會年號。¹¹¹

清初流放寧古塔之中原文士，多為官吏或士子，擁有豐富的文化涵養。來到文風不振的邊荒僻地，不僅受到尊重，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待遇也優於一般。可以自由行動，進而遊賞、探勘也基於此，¹¹²叢佩遠稱之為「文化流人」，¹¹³無論親授教化、詩篇創作、紀遊撰述、方志編寫皆可見其積極參與。以此人文底蘊的預期視域觀看景觀，自然不約而同關注到昔日學風象徵的殿前斷碑。此現象，同為流放子弟的吳振臣、楊賓也不例外。「東觀」是東漢時皇家的藏書樓，在洛陽南宮，也是著述和修史的地方。¹¹⁴吳兆騫父子所指的「天會」，則為金太宗，世宗在位的年號。對世居江南的漢族文士而言，曾為異族疆土的寧古塔何其邊荒與未開化。沒想到不僅有繁盛都城，殿前還特立國學碑以表率學風。於是重典崇儒成為空間想像中壯盛莊嚴的文化圖景，比方張賁〈寧古台二首之二〉：「城台既宏敞，殿閣臨通衢。交戟虎賁衛，臚列鵷行趨。規模儼華夏，想像同黃虞。至今傳古碑，國學隆師儒。」¹¹⁵〈寧古塔雜詩二十二首〉之九：「東都金祖闕，亂磧古

¹⁰⁹ 張賁〈東京記〉，《白雲集》，同註 29，卷 7，頁 14a。

¹¹⁰ 楊賓《柳邊紀略》，同註 12，卷 1，32a（總頁 317）。

¹¹¹ 吳兆騫〈上京序〉，《秋笳集》，同註 88，頁 234。

¹¹² 流放文士較為優沃的待遇及其影響，見拙著：〈是地即成土：清初流放東北文士之「絕域」紀游〉，同註 14。

¹¹³ 「文化流人是指流人中原為官吏或士子，掌握有較高文化或某些專長的人，因其原有地位與特長，他們所受到的待遇往往優於一般流人，政治上管束較鬆……」叢佩遠：《中國東北史》，同註 4，卷 4，頁 1691。

¹¹⁴ 《後漢書·孝安帝記》：「詔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注：「洛陽宮殿名曰：『南宮有東觀』。」《後漢書》，同註 44，冊 1，卷 5，頁 215。

¹¹⁵ 《白雲集》，同註 29，卷 12，頁 19a。

碑余。重學崇虞典，同文尙漢書。」¹¹⁶考證都城源起之餘，詳勘殘存遺迹，企圖描繪昔日的繁盛風華，¹¹⁷其中文化景觀尤引共鳴，遂於剝蝕，不可辨視的斷碑中被發現，被宣揚。歷史現場已一去不返，書寫者所喚起的，與其說是真實的地景意義，不如說是添上自身價值的文化期待，展示著某種詮說空間的主觀視角。這種對著廢墟沈思的懷古吟詠向為中國文學的重要主題，書寫者的心靈圖像也藉此一一浮現：

完顏昔日開基處，零落荒城對碧流。赭馬久迷征戰地，黃龍曾作帝王州。
荒碑臺殿邊陰暮，殘碣河山海氣秋。寂寞霸業誰更問？哀笳處處起人愁。
118

東京知是何朝地，空向荒烟問廢基。絕域興亡寧足紀，游人踪迹亦胡奇。
望來雞犬如樓屋，剝盡莓苔無字碑。兩度披尋徒愴怳，知君登陟有余悲。
119

腐儒手眼勿深怪，循經據史多拘碍。君不聞地行天中，天包地外，天高地厚，地小天大，地中皆水，水多土隘。……唐虞三代亦不過就其力所能圖，成為衣冠刑政之疆界。此外芸芸而生者，凡几唐虞，凡几三代。輿圖曠不能窮，史冊莽不能載。然則比一區地，又何必問慕容為何許人，強憑吊而發深慨？¹²⁰

予竄身萬里，自遼、瀋出陰溝關，道經十八道嶺，十八道河，詢之土人，皆不能名。予以為驟遇之，不能知也，及再歷百餘山、百餘河，亦迄無能名者。殆至今所已二（？）年，環堵皆山，即予亦終不能指其一峰一壑也。

¹¹⁶ 《白雲集》，同註 29，卷 14，頁 18。

¹¹⁷ 相關描寫又如張縉彥〈東京〉：「東面城址，土墉高丈餘，以石為基，城門石路，車轍宛然。大河繞城而東，其古渡尚有壞橋亂石，橫亘水中。其宮殿三重，在前者規模頗宏，台址三尺，柱礎如盤者計一十有六，後二重稍遜焉。殿東西二門，正中無甬通……其別館回廊周環者不可細辨。前有五台，石壘疊起，高可二丈，似五鳳樓制度，內有小城，頗仿皇城焉。……城以南有古浮屠，高丈六，佛面雖有風雨侵蝕，過之者尚稽首焉。前有石塔，八面玲瓏，莊嚴精巧，尤非塞外所有。……」《寧古塔山水記》，同註 30，頁 11。

¹¹⁸ 吳兆騫〈上京〉，《秋笳集》，同註 88，頁 234。

¹¹⁹ 方拱乾〈坦公遊沙嶺懷之之二〉，《方拱乾詩集》，同註 34，頁 282。

¹²⁰ 方拱乾〈古城行〉，《方拱乾詩集》，同註 34，頁 33。

乃知域外之觀……意天固留之，以待幽人放逐之臣，有如是哉！¹²¹

方氏一家入獄時，與受南闈科場案牽連的吳兆騫過從甚密，遷徙塞外又同路而行。流放寧古塔戍所，彼此患難與共，經常論史賦詩，登山臨水，方拱乾〈游東京先一日東漢槎〉亦提及吳兆騫游覽東京，吊古感懷之事。¹²²曾為帝王霸業的壯盛景觀，而今殘荒廢基，失落與幻滅的絕域興亡何止撩撥了吳兆騫與方拱乾的哀愁，登陟同悲的還有方拱乾所知之「君」——坦公。坦公即張縉彥，順治 17 年（1660）捲入朝廷黨爭，因編刻《無聲戲》被彈劾問訊，籍沒家產。順治 18 年（1661）流放寧古塔，¹²³與吳兆騫、錢威（生卒年不詳）、姚其章（生卒年不詳）等七人舉行不少宴游雅集，有助於寧古塔文風提倡。張縉彥性喜山水，流放前曾游歷泰山、五岳，增補前人所撰之《岱史》。據張縉彥自序，《寧古塔山水記》就是和吳兆騫、錢威兩人，一起探奇搜奧，撰而成書。¹²⁴除寄情山水，更將「終不能指其一峰一壑」的域外無名山水，編入有名之符號象徵秩序，印證同樣見棄的幽人逐臣，在人文世界依然佔有一席之地。¹²⁵此乃天意固留之的巧妙安排，也是張縉彥詮說空間的主觀視角，費心勘察吊古應該同存此心。方拱乾則採取不同的觀看視角，認為芸芸眾生，「輿圖曠不能窮，史冊莽不能載」，連唐虞三代都力不能逮，何必做個循經據史的腐儒，強問東京之為何許。換言之，圖籍無名的地理景觀不盡然是被天地所棄，極可能「天高地厚，地小天大，地中皆水，水多土隘」的生生運行。未編入「衣冠刑政」的域外疆界並不能遮蓋其存在事實。東京城因此不再是物質實體的存在，亦為文士的一道生命風景，展示著他們對於寧古塔特殊的認識及理解。

¹²¹ 張縉彥《寧古塔山水記·自序》，同註 30，頁 5。

¹²² 詩云：「久有東京約，非關浪出游。知君能吊古，此地是神州。窮迹思先哲，孤懷賴勝儔。踏泥須借馬，山色兩堪留。」《方拱乾詩集》，同註 34，頁 164。

¹²³ 《清史稿·張縉彥傳》：「十七年，甄別三品以上大臣，降授江南徽寧道。喬介劾正宗，詞連縉彥，奪官逮訊。御史蕭震疏劾縉彥編刻《無聲戲》，自稱『不死英雄』，惑人心，害風俗。王大臣會鞫論斬，上命貫死，籍其家，流徙寧古塔。尋死於戍所。」《清史稿》，同註 70，頁 1039。

¹²⁴ 〈自序〉：「嗚呼！窮鄉僻壤，耳目有窮，意興無極，又烏可以已乎？乃與吳江錢德維、吳漢槎謀再搜索，撰為山記。」《寧古塔山水記》，同註 30，頁 6。

¹²⁵ 拙著，〈是地即成土：清初流放東北文士之「絕域」紀游〉，同註 14。

四、知音場域——潑泉、洞山與放雉

清初書寫寧古塔的作者，大致有二類，其一乃遠戍羈留荒地，幸運者，不論時間長短，有生之年得以歸回中原故土，如方拱乾、祁班孫（1636-?）。吳兆騫。有的卻客死異鄉，比方張縉彥、楊越（1622-1691），這些皆屬流人群體。其二為流人第二代，主要是吳振臣，楊賓。前者於寧古塔出生、成長，終與家人回故土。後者並沒有在流放地生活，倒利用二次探親，費心實地勘察。相較之下，罹罪遠逐的流放文士充滿羈旅悲情，更會積極探勘、體悟山林秀色來「強憑吊而發深慨」。¹²⁶有意無意間，原本只停留於自存狀態的景觀遺迹，通過人的印證、開顯，首次或再度得以公諸於世。寧古塔、東京等流傳甚久的地景，缺乏的是釐清傳承與驗明正身，其他甚多人煙罕至的自然山水，則因流放文士的到來，翻轉了見棄無名的宿命。¹²⁷命名是爲了有所區別，有了名就可檢識某一場所，並將之與其他場所區分。寧古山川是荒野，本無須任何區別，區別來自人文編排，自此進入名號象徵秩序，在空間世界發聲。¹²⁸地景命名遂能審視自我的幽微心境：

若水帘噴玉，懸流飛瀑，塞外絕少。……水泉冬燠，土氣所蒸，故能凌冰破雪，涓涓之流，直達長河，名之曰潑雪泉，蓋不誣云。……天地之氣，地靈各異。余聞長白山最大，上有池，方數百里，惜未及見。而山下出泉，塞外絕少。荒山燥土，舉目黃沙，故潑雪一泉。……有心者不可不日涉以成趣。¹²⁹

西承寺西岩，有泉出石隙間。其流涓涓，遇雪不冰。僖父題曰潑泉，余更名曰吼瀑泉，取杜詩「風磴吹陰雪，雲鬥吼瀑泉」之意，因贈以詩。「西

¹²⁶ 方拱乾〈古城行〉，《方拱乾詩集》，同註34，頁33。

¹²⁷ 〈自序〉：「山無名，姑以其地、以其里、以其所居之人姓氏名之，亦曰由其山性，與幽逐之人見棄于世者，同歸之無名焉爾。」《寧古塔山水記》，同註30，頁6。

¹²⁸ 宇文所安於〈自然景觀的解讀〉一文指出，柳宗元為本無須任何區別的荒野命名，卻藉此把永州周圍的地域組織成有秩序並可理解的版圖，其意義只能通過柳宗元的個人體驗才能獲得。地景命名於是成了一種文學展示。宇文所安著、陳引馳、陳磊譯、田曉菲校：《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頁41-45。

¹²⁹ 張縉彥〈潑雪泉〉，《寧古塔山水記》，同註30，頁24-25。

寺西偏勝，涓涓吼瀑泉。陰崖流石隙，坼地到江邊。玉亂飛花碎，珠傾滴露圓。莫教牽犢飲，欹枕伴高眠。¹³⁰

基於「山無名，姑以其地、以其里、以其所居之人姓氏名之」¹³¹的自我要求，張縉彥大都記錄探察無名山水的過程，景觀風姿，從而交待命名由來。於是分從山上、山下點出兩條訪泉之徑，並導覽其認為「眼界一開」的幽徑進入。而後隱匿，以隨著我的觀看視野，引領觀者欣賞夾道如蹲、如眠、如騫、如攫、如春、如几、如研、如蒲團之形的奇石風貌，再帶出山洞旁之小溪泉水，發現「不過三四尺，深可容膝，自山坎旁出」之「潑雪泉」。這種呈現山水樣態的命稱方式得自景點特色，亦即「凌冰破雪，涓涓之流，直達長河」的自然存在。看似客觀，實則「有心者」之我的觀看方為主觀引導。再對照其〈序〉，「柳宗元作〈愚溪記〉、〈囚山賦〉，于困厄放逐之怨，不絕于心，故強為之名如此」，¹³²張縉彥擔心自己如見棄山水，消音於人文世界的強名心緒昭然若揭，「潑雪泉」正是為之發聲的知音場域。

張賁（1622-?）字繡虎，浙江錢塘人，康熙9年（1670）被遣戍寧古塔，三年多後又改發至吉林烏喇，並卒于該地。從〈憶新鄉公同楊大友聲〉二詩看來，張賁可能與張縉彥（新鄉公）交情不淺，曾一起出遊。¹³³有意思的是，當其也來到西承寺遊賞，同樣尋獲自石隙間涓涓流出，遇雪不冰的泉水。明知潑雪泉之題，偏更名曰「吼瀑泉」，姑不論其斥張縉彥為鄙賤僮父的用心何在，¹³⁴我也可以的命名行徑，顯現對空間意義的支配意念。「吼瀑」一語或許較能貼合原本涓涓細統，自江邊崖隙迸出後，「玉亂飛花碎，珠傾滴露圓」的泉水實景。對照杜甫（712-770）〈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林十首〉之六：「風磴吹陰雪，雲門吼瀑泉。酒醒思臥簟，

¹³⁰ 張賁〈吼瀑泉〉，《白雲集》，同註29。

¹³¹ 《寧古塔山水記·自序》，同註30，頁6。

¹³² 《寧古塔山水記·自序》，同註30，頁6。

¹³³ 詩曰：「絕塞饒風雅，輸君逸興多。尋山時共往，玩月夜相過。」《白雲集》，同註29。

¹³⁴ 李興盛認為張賁應與張縉彥交情不惡，譏諷其為鄙賤僮父的是非曲直，是一段有待後人解的歷史疑案。李興盛主編：《流寓文化中黑龍江山水名勝與軼聞遺事》，同註25，頁60。

衣冷欲裝絛。野老來看客，河魚不取錢。只疑淳樸處，自有一山川」，¹³⁵詩篇終了「莫教牽犢飲，欹枕伴高眠」的體悟，才是游賞的重心所在，亦即以前賢自勵，願做與山川共存，欹枕高眠的淳樸臥客。言下之意似乎流放的困厄不遇，暫在游觀間一泯對之。「潑雪泉」之名因康熙 8 年（1669）8 月，張縉彥請來匠人在附近摩崖壁上勒石題名而流傳至今。¹³⁶「吼瀑泉」一名雖不為人知，但其所映照的自我情志，當下猶如為我發言的交感之姿，對張賁而言或許更重要。「潑雪泉」也是流放文士時常造訪的宴游修禊之地，如康熙 13 年（1674）9 月初 9 重陽日，陳志紀（生卒年不詳）邀集錢威、吳兆騫諸人游賞潑雪泉，登高賦詩。事後將詩作寄給流放吉林烏喇的張賁，張賁因此寫下〈九日陳太史雁群在寧古招同德惟、漢槎諸子游潑雪泉登高有詩見寄奉答〉一詩。¹³⁷不僅流放文士，依楊賓觀察，每逢春秋佳日，滿漢男女，喜至吉陵峰下的西廟與潑雪泉，「載酒徵歌無虛日，文人多賦詩以記其盛。」¹³⁸

為地理景觀另起命稱以言說自我，張縉彥同樣如此。寧古塔臨近有一處森肅逼人卻不見於圖經的高峙峰巒。在吳兆騫詩中皆引用當地「密將山」（今密江山）之稱，如〈九月十六夜之密將訪馮侍御炳文〉、〈早秋陪諸公游密將山〉、〈自密將夜歸登寧古舊臺〉、〈密將山晚歸柬陳衛玉、馮玉文〉。¹³⁹康熙 2 年（1663）秋，張縉彥偕錢威等人同游，並為之作記：

去台十二里，峰巒高峙，望之如青屏者，洞山也。坐臥其下，森肅逼人，聳如太華，衍如太行，在諸山中，獨雄而大。然處絕塞，不見于圖經，是以得隱潛于灌莽之中。……有巒，登高以望，山溪匯入，洪洞無涯，雲氣掩蔽，如仙島龍窟，出沒其中，蓋山之靈者多有洞。此洞冬時，每有熊羆伏匿，遇人而颺去，亦山精物怪，感靈氣而至耳。名曰洞山，志其幽也。

¹³⁵ 杜甫著、楊倫箋注：《杜詩鏡銓》（臺北：里仁書局，1981 年），卷 2，頁 65。

¹³⁶ 今摩崖石刻已毀，僅存圖片，中書「潑雪泉」三大字，左書「歲次己酉帥備勒石，河朔張縉彥題」，右書「泉在山之右」。李興盛：《江南才子塞北名人吳兆騫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頁 135。

¹³⁷ 詩云：「重陽絕漠興難違，千里遙同勝事稀。嶺護自雲留幾席，泉飛潑雪濺珠璣」。引自張玉興選注：《清代東北流人詩選注》，同註 20，頁 390。

¹³⁸ 《柳邊紀略》，同註 12，卷 3，頁 24b（總頁 424）。

¹³⁹ 《秋笈集》，同註 88，頁 64-65、70-71、87、121。

噫嘻！塞外靈奇，乃不列于洞天福地，游屐亦不及也。¹⁴⁰

命名「洞山」，一為此山有洞，乃實際景觀描述，即其高峙雄大，雲氣掩蔽，故能脫離山皆如此的平凡行列，晉升隱潛無涯的仙島龍窟。而多熊羆精怪伏匿之事實，就是靈山洪洞的鐵證，應和了幽奇之稱果不假。如果域內之教化、山川向來被奉為圭臬，流徙後的張縉彥才深刻意識自己「游屐不及」，未睹天外有天的偏見。不見圖經，潛於灌莽之中的絕塞，所以未被視為「洞天福地」，大都出自未見者的揣測。藏有仙島龍窟的洞山獨具靈奇，如同流放至此的文士依然秀異，自存生命價值，¹⁴¹此乃張縉彥詮說自我的策略。有意思的是「洞山」就像張賁所題之「吼瀑」已不聞，「密江」一詞反而流傳，時至今日東北琿春市境內還有個「密江縣」。

順治 18 年（1661），張縉彥初遷塞外，9 月 4 日邀約方拱乾父子及其他文士提前預飲重陽酒。浩蕩十八人，騎馬載酒登上距城東五里的寧古臺。「放雉崖」之名，得自眾人披荆斬棘，燒酒暢醉之際，舉網捕獲一受驚野雉。方拱乾篤信佛教，不願見殺生，在眾人散步水隈，徜徉酣醉的日斜時刻，獨至崖之西北縱雉歸，命為「放雉崖」，以明「志不忘也」：

同志者十有八人，各載酒餚，出自東郭，指寧古臺而登焉。臺距城五里，岩回波繞，升高騁目，天風颼颼，迥然有塵外之思。遂系馬披榛，燒蓬置酒，分曹競飲。客有好馳獵者，雉驚于前，羅而致之。……日斜既醉，徜徉忘返，散步水隈，……坐石臨流，為牛馬之飲，酒行無算。坦庵取所得雉陰縱之，因名其處曰放雉崖，志不忘也。¹⁴²

放雉行逕與自我情志又有何干？原來清初遣戍東北因贖罪放歸，大致有捐馬、修城、認工三種方式，此時方氏家屬已申報認修京師前門城樓工程。據《大清會典事例》，此乃順治 18 年題准的認工贖罪法，「官員人等，有犯流徒（徙）籍沒等罪，情願修造城樓營建贖罪者，呈明該原問衙門，豫（預）為啓奏。下工部查議。

¹⁴⁰ 張縉彥〈洞山泥漿〉，《寧古塔山水記》，同註 30，頁 17-18。

¹⁴¹ 張縉彥顛覆內盛（中原）／外衰（塞外）之立論及闡釋，見拙著，〈是地即成土：清初流放東北文士之「絕域」紀游〉，《漢學研究》，同註 14。

¹⁴² 張縉彥〈游寧古台記〉，《域外集》，同註 76，頁 46-47。

奏聞請定奪。」¹⁴³方拱乾得到朝廷認可，眼前身陷罟網之野雉觸動赦歸前夕的紛擾心思。〈九月四日偕諸君登寧古臺，更臨前溪，凡十有八人，觴咏竟日〉有感而曰：「魚驚眾響衝沙躍，雉脫輕羅度嶺啼（獵得生雉放之）。」¹⁴⁴本已深陷罟網，幾瀕於死，豈料曙光乍現，「生還竟是真」¹⁴⁵，感同身受之餘，遂獨排眾議，還其躍度重生。題名放雉崖，一來宣誓心志，對生死至交，表明不忘患難與共之志。二則警惕自己，謹記「率全家數十口，顛連于萬里無人之境，猶得生入玉門者」¹⁴⁶之九死重生。10月赦還詔書下達寧古塔，方拱乾一家在康熙元年（1662）回到久別三年的江南故土。〈游寧古塔記〉乃其歸去十年後，張縉彥的追憶之作，或許「聚散無常，盛游難再」，「宛然在自」的若前往事，至少絕壁峭立的知音「放雉崖」見證彼此曾經困厄、不妥協的生命風華。

五、結論

經過近現代的考古調查，清初疑為金代舊都的東京城，大致已確定為東北渤海國五京中，仿照唐朝都城長安設計、營建的上京龍泉府。¹⁴⁷僅管流放文士對於遺址誤判，首開先河的地景勘察依然功不可沒，廣為後代志書延用。向來僅被視為荒陬無聞的邊塞之地，不僅充滿濃郁人文風貌，其地理景觀自此流傳後世。六人居住或安坐的無塔傳說、與大清帝國同一血脈的歷史系譜，異於他處的聖物特產，寧古塔模糊的概念逐漸具有清晰且獨特的內容。透過勘察失落的、遺忘的東京城繁華來繪製地域亦曾輝煌的空間秩序，證明其不凡價值。享受荒野山水之命名所有權，引導進入名號象徵體系，不再見棄於無聞天地。清初文士帶著自身特殊的生命經歷，遊覽並觀看著寧古塔，從而建構其與眾不同的地景內容。弔詭的是當其愈書寫，似乎愈遠離了寧古塔，一個滿族龍興之地，卻屢見華夏風采。比

¹⁴³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同註 64，冊 809，卷 724，總頁 15。

¹⁴⁴ 《方拱乾詩集》，同註 34，頁 292。

¹⁴⁵ 〈十月十八日得召還信〉：「驛騎傳何語，生還竟是真。猶疑平日夢，難信醒時身。」
《方拱乾詩集》，同註 34，頁 303。

¹⁴⁶ 《何陋居集》〈自序〉，同上註，頁 4。

¹⁴⁷ 上京城的發現與認定研究，自 20 世紀 30 年代日本佔領東北，「東亞考古學會」的大規模調查，到 21 世紀 70 年代，約莫經過四個階段。詳見李陳奇、趙虹光：〈渤海上京城考古的四個階段〉，《北方文物》，2 期（2004 年），頁 44-49。

方金朝東京殿前的國學碑所書的是漢字、「環東京皆映地，流水殘山，頗似江南荒野」。¹⁴⁸同樣地，祁班孫與楊賓同游沙嶺泛舟至東都，在芙蓉碧蘆，風光映錯之間，看到的仍是江南之耶溪、鏡水。¹⁴⁹連張縉彥命名「洞山」都特別聲明聳如太華，衍如太行，以證其森肅逼人，獨雄而大。¹⁵⁰

正因為其意義為敘述者賦與、建構並書諸文字。寧古塔地景遂能擺脫物質世界必然頹毀的短暫存在，以文學地景（literature landscapes）、文本地景（textual landscapes）的姿態長存歷史。史志的寫入更可加強其發聲、傳播，前述楊賓質疑《盛京通志》對於「東京」城的論述即為其例，諸如《滿洲源流考》之官方文獻亦皆有相關推斷。¹⁵¹東京的勘察不僅持續至 21 世紀，直至今日的研究論著，仍多引述方拱乾、張縉彥、吳兆騫等人的實地調查，並將「古大城」的考古發端歸功於他們。¹⁵²專述某一地方經驗的文學書寫彷彿成爲一紙文化意義上的占有契約，既實現了其流傳性，也賦與書寫者某種程度的所有權，故能超越物質世界變幻無常的移轉考驗。¹⁵³不過，這種塑造史地意義的親密涉入，不盡然是自由心證的憑空臆斷。¹⁵⁴比方特有的三寶聖物自古即存，曾經輝煌存在的東京城亦爲不爭之實。

¹⁴⁸ 方拱乾：《絕域紀略·土地》，同註 26，頁 1176。

¹⁴⁹ 祁班孫〈同楊生沙嶺泛舟至東都，芙蓉碧蘆，間錯交映，自朝至暝，莫測其源，蓋已四十里不絕也。然尤憶耶溪，鏡水間矣，率成十二韻〉，祁班孫《紫芝軒逸稿》，載祁彪佳：《祁彪佳集》（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頁 329。

¹⁵⁰ 《寧古塔山水記·洞山泥漿》，同註 30，頁 17。

¹⁵¹ 《滿洲源流考》：「寧古塔則渤海之忽汗州，後稱上京龍泉府。今城西南六十里呼爾哈河南有古城，周三十里，內城周五里，宮殿舊址猶存。」阿桂等撰，孫文良、陸玉華點校：《滿洲源流考》（瀋陽：遼寧民族，1988 年），頁 100-101。

¹⁵² 《渤海遺迹》：「吳兆騫、方拱乾、錢德惟和張縉彥等都對古大城作過實地調查。特別是吳兆騫、方拱乾等可謂是最早對渤海上京城進行考古調查的學者。」朱國忱、朱威：《渤海遺迹》（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年），頁 15-21。

¹⁵³ 宇文所安〈特性與獨占〉一文指出中唐詩人體認到實際占有如同曇花一現，無常而不能持久，而通過文本描寫對地方的愛惜和欣賞方為永久占有。大自然便成為富有想像力作家的獻藝場域，通過文本，不僅在話語層次上完成了對空間的占有，同時透過文字流傳，確保能夠不斷地向他人展示自己的占有。文本於是成了一紙文化意義上的占有契約，擁有一種獨特的風格或者一篇不同尋常地描述了一經驗或地方的作品，則是將所有權傳之後世的更可靠的手段。」同註 127，頁 11-29。

¹⁵⁴ 時間地理學認為過份強調「地方感」來自心靈自由地詮釋經驗世界的結果，將使之被視為自由漂浮的現象，「既不會受到歷史特殊權力關係所影響；也不會受到那些受社會、

種種傳說的地景想像、雷同中原風華，與其是流放文士及其子弟對於歷史人文的敬重，不如說也得自其本身的古老傳說與可堪比擬的形象。於是文本中的寧古塔似乎也不那麼脫離物質世界。甚至書寫文本地景的文士自身也變成寧古塔的獨特景緻，以其殊異的生命經歷及對史地的發明、展示，提高了邊陲荒地的文化稱譽，也造就自我銘刻後世的立言聲名。

經濟限制的行動和思想所影響」。艾蘭·普瑞德著、許坤榮譯：〈結構歷程和地方——地方感和感覺結構的形成過程〉。夏鑄九、王志弘編譯：《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臺北：明文書局，1994年），頁88。

引用文獻

一、專著

- 《女真史論》，陶晉生，臺北：食貨出版社，1981年4月，初版。
- 《太平御覽》，宋·李昉編纂，夏劍欽點校，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7月，1版1刷。
- 《元史》，明·宋濂撰，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7月，1版2刷。
- 《方拱乾詩集》，清·方拱乾撰，李興盛等整理，《方拱乾詩集》，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1版1刷。
- 《天問閣文集》，清·李長祥，《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北京圖書館藏民國吳興劉氏刻求恕齋叢書本（冊11），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1版1刷。
- 《文化地理學》，Mike Crang 著、王志弘等譯，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3年3月，初版。
- 《中國流民》，王學太，香港：中華書局，1992年4月，初版。
- 《中國流人史》，李興盛主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3月，1版1刷。
- 《中國東北史》，佟冬主編、叢佩遠著，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年8月，1版1刷。
- 《中國游記文學史》，梅新林、俞樟華，北京：學林出版社，2004年12月，1版1刷。
- 《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宇文所安著、陳引馳、陳磊譯、田曉菲校，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1月，1版1刷。
- 《白雲集》，清·張賁，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清乾隆間刻本。
- 《北史》，唐·李延壽撰，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10月，1版1刷。
- 《史記》，漢·司馬遷撰，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11月，2版12刷。
- 《冊府元龜》，宋·王欽若等撰，臺北：清華書局，1967年3月，初版。
- 《吉林通志》，清·長順等修，李桂林、顧雲纂，《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光緒十七年（1891）刻本（冊647-648），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1版1刷。
- 《杜詩鏡銓》，唐·杜甫撰、楊倫箋注，臺北：里仁書局，1981年8月，初版。
- 《宋史》，元·脫脫撰，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11月，1版1刷。

- 《金史》，元·脫脫撰，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11月，1版2刷。
- 《明太宗實錄》，《明實錄》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輯校，臺北：中研院歷史所，1984年5月，再版。
- 《明末清初文人結社研究》，何宗美，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1月，1版1刷。
- 《明末清初的學風》，謝國楨，上海：上海書店，2004年1月，1版1刷。
- 《明清史探索》，張玉興，瀋陽：遼海出版社，2004年6月，1版1刷。
- 《松漠紀聞》，宋·洪皓撰，《叢書集成續編》本（冊276），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年7月，臺1版。
- 《東北文學史》，馬福清，瀋陽：春風文藝出版社，1992年5月，1版1刷。
- 《東北流人史》，李興盛，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1版1刷。
- 《東北歷史文化研究》，韓道誠，臺北：國立編譯館，1995年，初版。
- 《東華錄》，清·王先謙：《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光緒十年（1884）長沙王氏刻本（冊368-375），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1版1刷。
- 《孟浩然詩集箋注》，唐·孟浩然撰、佟培基箋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5月，1版1刷。
- 《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夏鑄九、王志弘編譯，臺北：明文書局，1994年5月，增訂再版。
- 《春秋緯》，清·黃奭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4月，1版1刷。
- 《後漢書》，南朝宋·范曄撰，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8月，1版1刷。
- 《秋笳集》，清·吳兆騫撰，麻守中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0月，1版1刷。
- 《柳邊紀略》，清·楊賓撰，《續修四庫全書》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清抄本（冊73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1版1刷。
- 《流民史》，陶德陽，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7年11月，1版1刷。
- 《流民史話》，池子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9月，1版1刷。
- 《流寓文化中黑龍江山水名勝與軼聞遺事》，李興盛主編，2000年6月，1版1刷。
- 《域外集》，清·張縉彥撰，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1版1刷。
- 《清史稿》，趙爾巽等，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1年5月，初版。
- 《清代東北流人詩選注》，張玉興選注，瀋陽：瀋陽書社，1988年10月，1版1刷。

- 《清代陪都盛京研究》，丁海斌、時義，北京：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1月，1版1刷。
- 《清初流人開發東北史》，謝國楨，臺北：臺灣開明書局，1968年9月，臺1版。
- 《梁書》，唐·姚思廉撰，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5月，1版1刷。
- 《絕域紀略》，清·方拱乾撰，《陳瀏集（外十六種）》，李興盛、齊書深、趙桂榮主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1版1刷。
- 《絕域紀略》，清·方拱乾撰，《叢書集成續編》影印昭代叢書丙集世楷堂藏板本（冊228），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
- 《欽定大清會典事例》，清·崑岡等修，劉啓端等纂，《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光緒石印本（冊798-81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1版1刷。
- 《黑龍江歷代詩詞選》，龍吟詩社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1版1刷。
- 《黑龍江歷代流寓人士山水勝迹詩選》，李興盛主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1版1刷。
- 《黑龍江文學通史》，彭放主編，韓明安等著，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2002年12月，1版1刷。
- 《渤海遺迹》，朱國忱、朱威，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年3月，1版1刷。
- 《鈍齋詩選》，清·方孝標撰，唐根生、李永生點校，合肥：黃山書社，1996年，1版1刷。
- 《紫芝軒逸稿》，清·祁班孫撰，《祁彪佳集》，祁彪佳撰，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2月，1版2刷。
- 《塞外草》，清·楊賓撰，《續修四庫全書》影印上海圖書館藏清抄本（冊73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1版1刷。
- 《詩人吳兆騫系列（1~3）》，李興盛主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1月，1版1刷。
- 《詩經》，《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8月，初刷13刷。
- 《寧古塔山水記》，清·張縉彥撰，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1版1刷。
- 《寧古塔紀略》，清·吳振臣撰，《續修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影印北京圖書館藏清抄本（冊73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5月，1版1刷。
- 《寧古塔紀略》，清·吳振臣撰，《叢書集成續編》影印昭代叢書庚集世楷堂藏板

- 本(冊 228)，臺北：新文豐出版社，1989 年 7 月，臺 1 版。
- 《寧安縣志》，清·王世選修，敏文昭纂，《中國方志叢書》本，臺北：成文出版社，1974 年，臺 1 版。
- 《滿洲源流考》，清·阿桂等撰，孫文良、陸玉華點校，瀋陽：遼寧民族，1988 年 10 月，1 版 1 刷。
- 《禮緯》，清·黃奭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年 4 月，1 版 1 刷。
- 《魏書》，北齊·魏收撰，北京：中華書局，1974 年 6 月，1 版 1 刷。
- 《舊唐書》，後晉·劉昫撰：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 5 月，1 版 1 刷。
- 《證類本草》，宋·唐慎微撰，《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 74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初版。
- 《鐵嶺縣志》，清·賈弘文修、李廷榮補輯：《遼海叢書》本，瀋陽：遼瀋書社，1985 年 3 月，1 版 1 刷。
- 《鹽鐵論校注》，漢·桓寬撰、王利器校注，北京：中華，1996 年 9 月，1 版 2 刷。

二、期刊論文

- 〈是地即成土：清初流放東北文士之「絕域」紀游〉，王學玲，《漢學研究》，第 24 卷，第 2 期，2006 年 12 月。
- 〈清宮朝珠與滿族東珠〉，張淑芝，《滿族研究》，第 2 期(1995 年)。
- 〈渤海上京城考古的四個階段〉，李陳奇、趙虹光，《北方文物》，2 期，2004 年。

The Investigation of A Banish Site: On the Histographical Construction of Ningguta in the Northeast of Early Qing

Wang, Hsueh-Ling *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focus on the Banish sit of early Qing , the investigation of Ningguta. This article has four points. First of all, with the skilled and practiced word-painting, field investigation, people who exiled and their disciples adjusted the origin of Ningguta's name and history of relics and customs, the unique significance of region had been established. Secondly, except beautiful natural landscape, the artifical remains of bright history also enable the valuable symbol, and then showed the uniqueness of region. The East Capital City that had become ruin appeared fragments and text of rough sketch finally after investigating and charting hard, and became the one of the important cultural scenery of Ningguta. Thirdly, many inhospitable landscapes welcomed people visiting first time. In the traveling course, literators as the confidants found the special name form the undeveloped outside city of landscape. Boquan, dongshan, fangzhi that looked like the objective sighing hided the life picture from the writers the moment, and provided the show stage to display individual self identity. In the conclusion, it has local history and experience to create Ningguta. Literators who wrote the local landscape also became the unique scene by unusual life experience and investigation and presentation to the historical area. It lifted the cultural praise of the border area, and created achieved glory reputation of inscription to descents.

* Assistant Professor,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Department.

Keywords: Qing dynasty, exile, Northeast China, Ningguta 寧古塔, Histographical Construction

